

超社春秋

第一回：楔子

數十年來承遠方佳氣，南大一家親同手足——

且說珠江三角洲上，一脈洪流，把廣州割開河南河北，百粵英材，盡萃於此，河北接連大陸，是個凡間熙攘之地，且不表它。單提河島中，一個好去處，名康樂村，前臨珠海，面對雲山，靈氣鍾毓，景物明媚。正是花娛鳥樂，地美人怡，初時人烟稀少，不過是個偏僻地方，自光緒年間，一批熱心人士，在此購地興學，葦路藍縷，不過四五十年，居然窮造化之功，極天地之能，把這康樂小村變成洞天福地，端的是辦學良所。當時創辦人等，秉承基督教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之精神，度下今日之嶺南大學，對學生循循善誘，加上此處人傑地靈，不單聚賢廣出，而且特有良好學風，凡嶺南人，無不親同手足，相愛相親，無分彼此。由是同級警者恆結爲一社，在功課上謀共同進步，在感情上獲更深融洽，一時好不蓬勃。自今追溯，十三年前，嶺南園內有一班小豪傑，日受此空氣熏淘，不禁興奮欲起，結成級社，在嶺南歷史上，添上輝煌一頁。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前康樂時期

——英雄首結義，初生之犢躍步嶺南——

且說十三年前，嶺南附小四年級一羣小豪傑，真個是年紀雖少志氣高，眼見許多大阿哥都紛紛聯盟結社，熱鬧非凡，小夥子那甘後入。於是在那年春天，由級主任馮民鑑先生領導，組織成社，以超字爲號。公舉翁國典爲羣雄之首不提。

光陰荏苒，日月如駒，不覺過了兩年。超社已是小學第六年級，畢業將臨，在此分携時候，超社羣雄，竟在紅衣園地昂然躍步，有打翻天

下無敵手之概，十二年來，紅白兒女威名遠播，全在此畢業前夕。

慢說其他，單說嶺南大學一向提倡體育，每年慣例，舉行運動會一次，校內社團，莫不全力以赴，見個短長，好圖日後功勳，那時超社健兒正在第六年級，人人個子細少，談不上甚麼甲組，可是乙丙兩組，却是實力雄厚，無論長途短打，跑功跳功，實在全部標青，是以那年校運超社羣中，祇派五名弟兄，計任可用，劉良彝，翁郁南，陳氏福林，福南兄弟等，便把各路英雄，殺得人翻馬仰，奪了全場總錦標，一時聲威喧嘩，康樂園中，誰不敬佩備至，挑起大姆指兒叫好？祇可惜那時年紀太少，被大阿哥們「咪丁」，往日人家奪了錦標，都在懷士園大搖大擺，捧大旗，托大銀盃，那次却在小學禮堂，靜靜地領了獎，而且獎的都是小錦旗，小東西。當時沒有比較，不曉得是吃了虧，後來升上中學，看見以前的獎品，才發覺起來，不禁大呼不值。此事重提，牛子福林尤有餘忿也！

那時節，在小學裏已是「阿哥頭」，球賽，運動之殺威不在話下，而化裝戲劇等等比賽，冠軍全落我手，單說獎旗，曾多至三十餘面。畢業時想拿來每人分發一面以留永念，怎知却被張維安一股腦兒失去，大英雄祇待徒呼荷荷！

小學時代，計有女將二人，即古美佩，古美達姊妹是也。畢業之後，勞燕分飛，不期於高二下學期，嶺南附中避亂澳門時重歸母社，此亦定數，蓋遇合有緣也。

小學畢業，社友多準備進升母校初中。不料中日戰爭陡發，嶺南倉猝遷港，一場結義，幾作烟消雲散，幸而遷港以後，附中暨嶺南山，爲嶺南辟一新史頁，而超社亦自展開另一境界焉。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青山紀盛

——豈忍拆超成走召，畢竟同心同力，嘯傲青山——

且說中日戰爭爆發，嶺南倉猝遷港，附中樹幟青山，在梨園復課，那時節，康樂小朋友，其能隨母後赴港升中者，不過十五六人，陣容難免減弱，幸而香港分校新來弟兄不少，未致勢孤。循舊例，自應沿用超社名號，可是孩兒們另有主意，居然鬧起分家來，主張另立爐灶，更改朝號，心中各存盤扭，靜待時機，後來竟鬧出一場小風波。

在初中一年級有甲乙兩班之分，乙班社員好動，甲班社員靜中亦帶好動，但他們的「動」法非踢毬運動之「動」而實對外活動之「動」也。例如真光來青旅行，便巴巴結結地，左交際右交誼，惟恐「執輸」，雖然，男女往來，未可厚非，但却惹起乙班社員的火。初時爾爾叢生，甲指乙祇，傷陽球粗魯，不解點兒溫柔；乙指甲鎮日油頭粉臉，豈是英雄本色？各執一辭，互相攻訐。後來越弄越糟，既不能同行一路，何不我行我素？不如索性把超字拆開，分爲走召兩社，免得大家冤將下去，豈不乾脆？正是：好時糖黏豆，惡時水加油。天幸孩兒家脾性，畢竟無甚主見，冤了不久，覺得還是合起來的好。於是甲讓一尺，乙讓一尺，結果握手言歡，重歸於好，這一來，超社才有以後許多年江山。

話說嶺南立寨香江，翌年，學界健兒大比武，學校派隊參加。本社英雄名將許永沃，翁郁南等均被點中，構成男乙主力。這次嶺南揚威島上，超社之功誠不可沒。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已是初中三年，學校當局，除恐太平日久，各路兵馬荒疏，於是挑選英雄，舉行校運，社員黃定乾，秦啓仁以丙組王風度參與戎行，各報四項，定乾項項第一，啓仁項項第二，祇此兩公，便獲丙組全場冠軍，超社亦因而高擡全場亞軍寶座（冠軍爲兵多糧足之轟社奪去），後來本社所謂「亞軍定律」，即從此而起，（因爲自此役後，凡有比賽，超社總獲亞軍，與第一無緣）。直到高三之前尤獲保持其真確性，所謂一得一失，自有天意。

爲了參加校運，必要甲冑鮮明，旌旗輝耀，方顯自己威風，尤其是社旗一面，若無皇皇徽號，何等萎酸？於是廣張告示，公開求賢，所謂集思廣益，精益求精。果然應召者多，有作天馬行空而類「無比」牌電油商標者，有作獅馬人立而類屈臣士招牌者，不一而足，一時美不勝收，結果選定鄭顯基所繪之大圓圈束一支箭爲社徽，蓋取其意義爲團結向

上，且此設計簡單而有力也。

校運會過後，小英雄與尙未關，覺校運雖佳，仍不能人人得顯身手，於是舉行全社運動會，將全社分爲四隊，互相比賽，勸令凡我社員務需參加全部田徑項目。一時興趣所至，且求勝心切，人人苦練，雖軟弱如書倅李克儉，細小如矮佬黎熾洗者，其持竿高跳亦過六尺有餘也。

回念青山時期，因環境關係，體育特盛，游泳一味，尤嶺南人所好。門前即臨大海，綠水黃沙，夏日在此，消磨幾許韶光，超社水將一時鼎盛，如牛子陳福林之習泳，巴士佬黃定乾之哇式，的確是混江龍手段，一時無兩，至於齋叔之流，能在水中浸三小時而面不改容者尤餘小事耳！直至高一時期，運動興趣漸轉而向小足球，曾組織足球總會，報名作雙循環賽者凡四隊，隊員繳費五角，作購置獎品之用，肥哈莫汝琪，便是當年創辦者之一，每天下午均有比賽，風雨考試不改，極一時之盛，且按下不提。

話說超社人材衆多，文武並修。武功已如上述，文章究竟如何？看官惶急，且聽在下細細道來：那時，超社文壇出了一位豪傑，姓黃名錦聰，聽說乃上天太白星君托世，筆下生花，才高李杜，茶癖一文，轟動全校，及後作家輩出，如鄭顯基，黃植雄，雷普霖，李富錦，李克儉等，才氣縱橫，初三時，附中主辦徵文比賽，初中組各項首二名盡歸超社，成爲嶺南佳話！是年並出版壁報，定名爲暴風雨。

文藝以外，音樂戲劇能手亦多，最著者如黃錫林之小提琴，葉保羅，陸士良之鋼琴，其樂聲中不知陶醉過多少梁園之客。戲劇界有素質盛名之張維久獨當一面，初三時張悅楷自澳門分校轉來，陣容大盛，日後竟成爲大村導演羣中之皎皎者。

超社在青山會渡過八學期又半，每屆職員之選舉，社長多屬鄭顯基君，而總務一職，向例由伍沾德繼承，漸漸竟成規律，要辭也辭不掉，且兩君亦未辭過也。

轉瞬之間，不覺超社已攀上高中二年級。其年十二月八日上午，過了第一堂，周紹成，陳進求，陳福林等正在課堂外返老還童，大玩「波子」之際，忽聞飛機掠空之聲，機炮聲，炸彈聲，槍聲紛紛傳來，人心惶恐，及午，學校放假，全體離校，下午二時許抵九龍市區始知日本已

對英美不宜而戰，這一來，五年好夢一朝擊碎，千里流離三載始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太平洋戰爭插曲

——亂世存真，濠海暫停征棹——

話說太平洋戰事一起，香港這世外桃源頓成恐怖世界，嶺南附中在青山立不下腳頭，戰禍一發，校方立刻率領全寮嚙，倉皇出走，正是兵兇戰危，多少人都紛紛逃命去也。抵九龍市區後，一點人馬，已自分散了一半，其餘的都到培正中學存身一夜，翌日也各自偷渡過港。此後十八天炮火，香港不敵投降，日軍進佔，好不令人傷心！不表。

轉眼已是一九四二年正月，省港澳間海禁重開，於是不甘在日本人臉色下討生活者，連忙避到澳門，俟機投奔祖國。是年二月下旬，嶺南附中復課於澳門高樓街廿八號，生員才不過數十人，不半月，舊生來澳者日衆，居然重張旗幟，所謂母校兀立，風波不搖也。今且單表超社人馬，初時抵達澳門者仍少，復課之始，只得龍遜齋，張悅楷，鮑啓興，啓明兄弟，李玉書等十人左右。及後伍沾德，許永沃，李燦英，李克儉等青山舊雨紛紛報到，死裡逃生，老友無恙，委實高興萬分。

超社自這時開始經歷了一大轉變，嘗試一種新生活。自小學之後，超社都在青山渡過，從未有男女同校之經驗，及在澳復課，因格於環境，兼收女生，超社小學舊友古美達，美佩姊妹一同來歸，加上勞碧燕，李玉珍兩位真光同學，真是濟濟一堂，初時上課，未免心中各存尷尬，後來羣育組舉辦竹灣遠足旅行，回來之後，隔膜乃逐漸泯除，於是黃昏之際，策洋馬（註）遨遊乎西環之畔，熹微之候，恆連袂談於海角之濱，倒也樂趣融融。如是平安渡了半年，超社高中二年級已告完結。時澳門與祖國之路已通，且聞李校長有在曲江復校決心，超社人物，其欲追隨母校到祖國呼吸自由空氣者大不乏人，是年七月，各自起程，直奔曲江，看誰先到。

話分兩頭，且說當時不能離澳北上者，就在澳校繼續求學，賴母校威名遠播，各方豪傑，不少慕名來歸，投入超社旗下，直至高中畢業，

才相率北上。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註）貴州名單車爲洋馬

第五回：前大村時代

——劫後喜重逢，值球國風雲險急，悟團結即力量，超社中興——

話說一九四二年暮春時節，香港之戰結束後不久，超社早有十數英雄披星戴月，偷渡回國，乘間遊至曲江。那時嶺南尚未重樹旗幟，只好分別投往瓊崖及仲元中學，謀個暫時歸宿。在瓊中者有李小覺，唐建康，陳子浩等，在仲元者有彭鉅信，黃錫林，陸士良，鄭顯基等。兩幫人馬，時常約期相會，互相呼照，頗不寂寞。

不覺又是仲夏時候，嶺南決定在曲江之北，仙人撒網下之嶺大村重從根基，由司徒衛先生帶領幾名大頭目，來到那莽蒼蒼的樟林，披荆斬棘，居然造出一座樂園。秋涼時分，嶺南正式復課。

天下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港戰後，超社人馬各散東西，一部停棹澳門，一部聚義曲江，另有一部不知去向，自問今生難有再會之期，不圖紅灰大蕪重張大村，超社英雄即不辭艱辛，翩然重歸，並且各路兵馬，男男女女紛紛投誠，極一時之盛，造成超社中興之局，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且說超社重組，選出李富錦爲首領，終日談笑飲宴，研究切磋，生涯不惡，兼且樟林內風光明媚。馬丁堂（高三宿舍）前之大樟樹下，確會銷磨了不少優悠歲月。眨眼到了中秋佳節，附中自治會張燈結彩，慶祝團圓。不料當晚有三兩社員，不守山規，招惹起全社不滿。後數日，超社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於懷士堂，會中鄭顯基痛論團結合作之重要，聽者無不感動。從此，超社已達成功之轉捩點，正是「靜待霹靂雷一聲」之時也。

到了初冬光景，附中舉辦社際男女籃球賽，超社自得陳捷姬，梁敏光，梁煥平等幾員女將加入，當即組成勁旅，加入角逐，第一戰對曠社，不幸敗北！此敗也因素甚多，社員間更深悟團結致勝之理，尤其男子籃球隊，有前車可鑒，切不可一失再失，遂於當日黃昏，糾集全體社員

到後山半腰之上，舉行舞師，一時士氣沸騰，衆意如不殺退來敵，誓將三千煩惱絲斷去，以記此恥。果也翌日一戰而捷！晚上，寨內嘍囉少不免張燈結綵，歡聚於村中彼得茶座。痛飲勝利糖水，席上，女子籃球隊長陳捷如慷慨陳詞，謂女子隊雖不幸失敗於前，唯當加緊努力於後，尤望男子隊拚命向前，爲社爭光。從此之後，超社籃球隊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任溢勝，李周植，陳福南，陳福林，陳子浩五虎之名，真個是聞者喪胆，見者失色，居然成爲嶺南雄師。自此超社每一社員，乃恍然悟出，原來剛結是以產生如許無堅不摧之力量，賽球時啦啦員之歡呼，原來可寒敵胆，日常生活起居與共，原來可免寂寞，這時節，衆始明瞭集團之重要；於是飯後有集團散步，禮拜天有集團飲茶，十分熱鬧高興，其後復校運動會中，我社奪得男子全場冠軍，非無因也。

緊隨大隊結而來的工作乃出版超社通訊。超社通訊乃是嶺南內遷之第一本出版刊物，故彌覺其珍。第一期編輯爲李頭目洪現。自通訊出版以後，附中各社紛紛起勁尤，蓋此類刊物能聯絡社友感情，並維繫各地社友對本社之關心，實有重大價值故也。

十二月中旬，舉行日，明，偉，超，凱，五兄弟班聯歡會，開嶺南兄弟班聯誼會史之新紀元，會中最精彩節目爲歌劇 Robin Hood and Snow White (羅賓漢與白雪公主)。此劇之產生乃是董錫林，劉瑞，何慧，張悅楷，陸士良等在課室內晚上一燈熒然之時花話連篇之際偶感而作。由張悅楷，何慧，黃淦亮分飾羅賓漢，獵人，及白雪公主。此劇一鳴驚人，會博萬人以上之笑聲，查後來單在嶺南演出已不下七八次，而被邀到坪石培聯中學表演尤餘事耳。

聖誕前夕，超社在懷士堂舉行化妝會，社員中無不通力合作。是夕也五色繽紛，各出心裁，有希對拉，有荷蘭姑娘，有何老大，有 Cow Boy，不一而足。鐘鳴十二，各出禮物相贈，齊唱友誼萬歲，任溢勝及陳鳳儀於當晚心心相印，竟成日後一段美滿姻緣，這是後話。

恍眼過了年，不消幾番風雨，又是清明前，恰逢雨過天青，正好及時行樂，幾經磋商，才決定分開全社兵馬爲四路，舉行走召佳節，競賽體育，音樂，戲劇各種技能。那天日間，各項運動比賽完了，晚上華燈甫上，懷士堂前早擠擁個水洩不通，人人都準備觀光觀光。四首名歌，

兩齣短劇，博得萬衆喝采。會散後，陳福林隊才遲遲上演「超社」廿年後」，自古有云：「寶物沉底」，果然不差！

清明假後，因南中期刊出版在即，經費短拙，超社奮而舉辦南中晚會及挑戰全校各社團作任何項球類比賽，以爲富有傳統性之南中期刊籌款，結果良佳。

南中晚會後，畢業將屆，超社遂結束其社交活動，埋頭於書本之中，畢業旅行原定北上長沙，結果亦因時所限，祇到坪石各地工廠參觀幾天便了。趕到六月中，畢業試過後，並考完了嶺南大學入學試，便作小散班，鄭顯基，董錫林等十餘名好漢更組織未陽競考團，準備投奔國內各有名大學求深造去也。

六年中學，至此結束，從今踏進一步，回頭迥非吳下阿蒙。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中大村時代

——天南地北，各自奮鵬程，零落大村，嘆昔年豪氣只今餘幾？——

話說超社高三畢業之後，往日中堅份子，都各自奮鵬程，投奔各地求深造去了。鄭顯基，李世富到重慶交通大學；李克儉，黎熾洗，任溢勝，蕭惠光，梁登鏗到平越交通大學；董錫林，梁敏光，陸士良到湖南湘雅醫學院；簡鴻鈞，黃定乾考取了留美空軍；李富錦，陳福林，陳福南，等到坪石農學院種田去了，莫英琦，唐建康也跑到碎石中山大學領略公費生滋味；馬狀偉，李錫齡等停學做事去。這一來，豈不是從澳門開來一支生力軍，超社幾乎潰不成師。然而客從澳門來，不知大村事，初次拍檔，未免枘鑿不容，儘管伍沾德當了社長，主張多收社員，連男帶女，也砌足一百零八條好漢，畢竟也幹不出甚麼成績，只在聖誕節舉行一次超社成立十年紀念，演出了野玫瑰比較熱鬧而已。

一九四四年春，嶺南舉行校運會，坪石社友援臂南下，拔刀相助。果然將士用命，斬將塞旗，威風十足，四百公尺接力賽，蟬聯冠軍。校運會結束之日巧爲除夕。是夜在何燕，黃亮等開設之ABC飯店舉行舞

會，盡竟日之歡。

草草過了一個學期，除了在校運會時喧騰幾天之外，超社也無甚活動。正是無巧不成書，五月末，附中曠社也是爲了響應爲南中出版經費籌款而向全校各社團挑戰球類比賽，超社素不後人，立即自農院召回大將陳隔林兄弟及李周楨等助陣，首先接受挑戰，訂好條件，共賽三場。第一場足球戰，超社收下陣來。第二戰爲排球賽，超社新將林廣居建功甚偉，幾次打成平手，却是跳高一壓，擊敗對方。於是一比一扯成和局，成敗關鍵，端賴籃球一戰。是役也好不熱鬧！社爲加強得勝觀念，特別重組啦啦隊，連夜趕印口號，分發全寨囑囑。果然大勝之下，啦啦隊從旁打氣加油，鼓舞士氣，連陷數城，超社即告大捷，隨着凱歌高奏，擂鼓班師。晚上並有公宴，超社通訊乘機捐款，俄頃之間，認捐已達式萬餘元，成績之優，前此未有，咸說超社人心未死，再圖一次中興，并非難事，何圖愴然禍起，日寇揮兵進犯，長沙告急，廣州日軍又北上夾攻，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政府尋且下令疏散，六月四日，嶺南唯有停課。在此天下大亂之際，真是朝不保夕，嶺南倘且解散，超社也只有分家，各尋生路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後大村時代

——疏散剛完又來疏散，那堪幾番磨折？——

話說一九四四年六月曲江第一次疏散超社英雄，真是閃得有國難奔，有家難投，當時多跑桂林，再候機北上，求一條活路，或者索性南歸，也有些逗留於樂昌坪石，觀看究竟；在這個動盪局面下經過三個月，竟然復歸沉寂。是年十月，嶺南再度復課，可是門庭依舊，人面已非，復課學生，連同農院的在內才不過三百餘人，雖則如此，因爲經過一場變亂，倒領畧到情人的溫暖，舊友之可愛，因此南大一家，倍形親熱。超社復課以後，雖然人屬不全，也還有與綴，居然準備把蕭伯納的康帶坦搬上舞台，不料籌備將成，而第二次疏散命令下矣！這番情勢嚴重，絕非上次可比。學校停課後，員生大都避居荒村，黃坑，大塘之內，其後，東走梅縣興寧，困處一隅，至此超社英雄，各散一方，更不知何日

始能叙首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康樂大團圓

——衣錦榮歸，故里英雄重叙首——

話說超社羣英，自南歸以後，不久康樂母校重開，格蘭當前，豎起紅灰旗幟，招兵買馬，衆家兄弟陸續回來投效。開課後，超社假座校長花園舉行大宴，共議社中大事，酒至半酣，有人提出徵集超社基金，以爲同社社友緩急之需，其用意良佳，足表患難相助精神，惜因幣值變動過大，不能成事，是夜酒闌以後，尚有餘慶多種，人均盡歡。

戰後廣州舞風初熾，嶺南兒女，得歐西風氣之先，自然不敢後人；於是超社同人，乃在抗日西路舉行聯誼舞會，爲超人兒女一大聚集，盛況至今，猶爲人所稱道，怎見得？有詩爲證：

臘板紅燈夜未央 青襟紅袖合歡場
舞罷力微並肩坐 細把離情問短長

自此而後，超社衆兄弟時爲歡聚，不在話下。

且說抗戰而後，社中人物，其成家立室，精盡國民職責者已有多起，如任溢勝，陳鳳儀，許永沃，張惇棠等，勝利以後，此種風氣，仍繼續不懈，先後有陳福南，周紹成，翁國湯，李燦英，古美遠，伍沾德，李玉貞等均同諧伉儷，正是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不禁羨歎旁觀，引起後來東山訪問團等熱鬧情節，暫且按下不表。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又是一年。過去不久，嶺南校運會重開，羣英大會中，我社亦參加比賽，種種優勝，不能盡錄。尤以四百咪接力壓倒群英，榮獲冠軍，使我社同人生色不少。

超社本學期爲應屆畢業社，在校中領袖羣倫，正在此時，我社同人領導召開傳統性的四社聯歡大會，秩序豐富，午時有鷄尾酒會招待，開嶺大交誼史上一新紀元，下午游藝會，晚間公宴，宴後並有舞會，甚爲熱鬧。不兩星期，又有歡送陳華君畢業叙餐，席間陳君致惜別辭，對母社依依不捨！

計自復員以來，歷經彭鉅信，林克平，林廣居三君担綱社務，並領導全體社員，努力共謀超社福利，始有今日之成。遙望前途宏遠，欲知後事如何，則有待同社諸君之努力了。（完）